

第十一册

卷十七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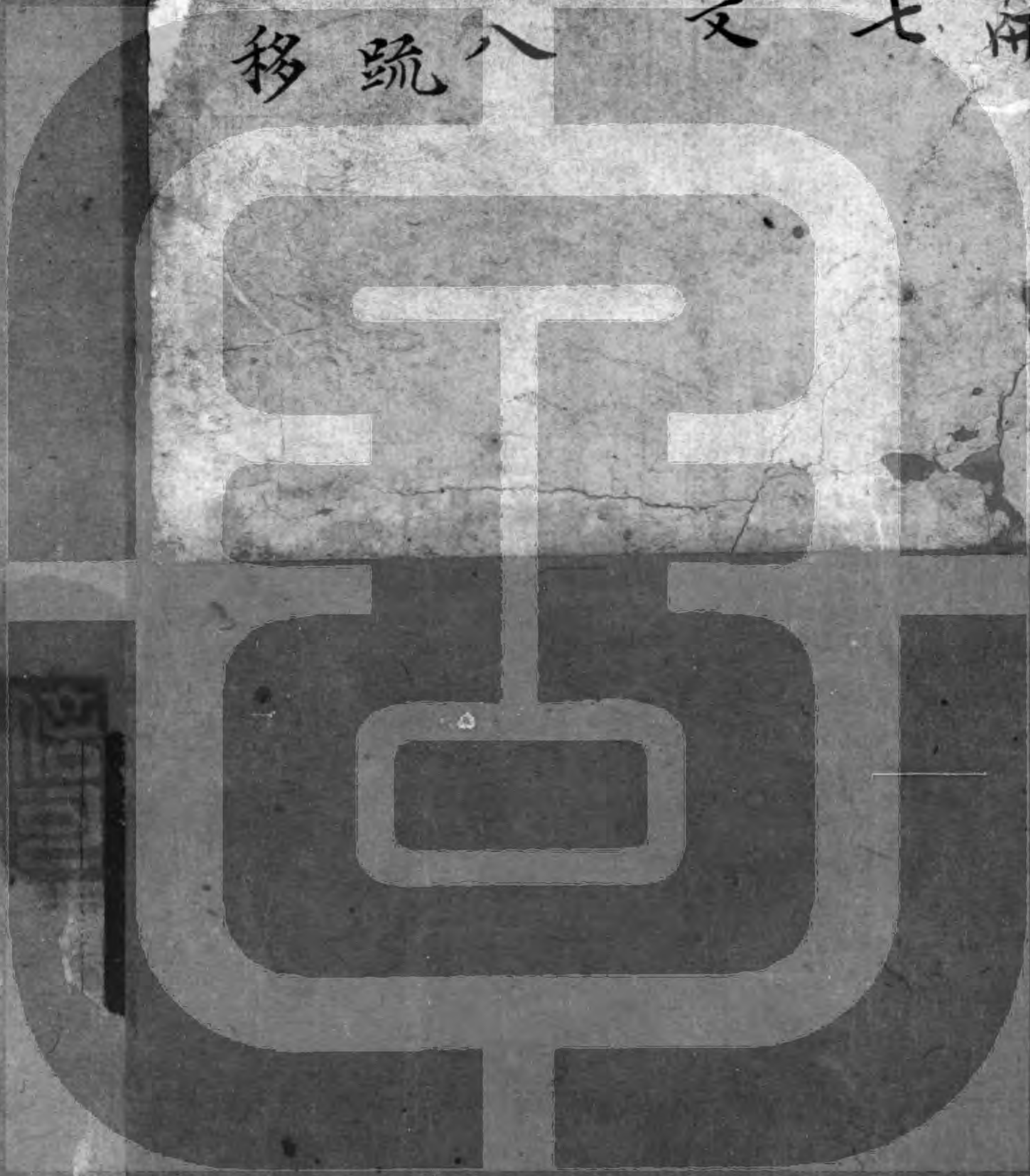
祭文

詩

卷十八

奏疏

公移



馮少墟集卷十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別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戎隸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俊以季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為中子伯兄琰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季弟琛以弘治壬戌進士歷山

西僉憲有司各豎棹楔于門關中稱為三牌樓
劉家云公幼穎敏絕人讀書即知大義稍長與
僉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為諸生首督學
邃菴楊公深器重之弘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
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
公逡逡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修舊
業僉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
太府諤王僉憲謳內弟張憲副環及僉憲公先
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衛

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某曩所為下帷攻
苦為二尊人耳今二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
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
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即浩然歸歸而
買田城西南構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
終歲足不履城市一日寇至索無所有止劫一
羊裘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貧至此復還之
每農暇即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誚其
迂以為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

此舍此無所事事矣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吳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媪出其子孫繁衍不具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輒稱引公以訓從吾兄弟公為人真率質慤絕無世俗脂韋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搯腕狂瀾安得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國朝人物惟弘正間為最盛嗚呼觀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顯字微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闢異端崇正道安社稷之謀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修大興隆寺車駕不時臨幸佛本夷狄信佛得禍若梁武帝足鑒時上欲幸隆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先生相繼言上遂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安西郭藩臬諸公造之食以蔬糲無弗飽者令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當時民歌之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

一古風而先生自讚其像曰六尺長軀尺五長鬚學古入官讀孔孟書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知五十二年之非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邦家之基官至太僕寺丞馮從吾曰師友之益大矣先生之寓居長安也以與李介菴先生講學故介菴以理學鳴關中而先生與之為友交砥互礪俱成名儒是先生之氣節蓋從學問涵養中來也彼虛憍恃氣者視先生當赧然愧矣

朱貧士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

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
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
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
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
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
我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
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
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
用青烏之說當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

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
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
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
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
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
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
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
無以為斂葬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
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脩齡楊公為

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
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字李公
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
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
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
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
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
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謂之以為貧至
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
當鮮衣華服以飾觀美矣謂者語塞嗚呼死生
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
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
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看
山後更號與楓世為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
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殉公以嫡長當承廕乃
謝去折節學舉子業籍西安郡諸生每試衰然

前列尤以德行屢為督學使者所獎頌數竒不
售干棘闈萬曆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
已六旬矣將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
就城北故廬畊讀自老號曰與楓蓋自况云公
天性孝義母病篤忽思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
里舍及歸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
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強仕內子相背故有一
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懇勸再娶公峻
拒之徐而曰予德非閔曾恐貽家累爾由是終

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
人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朝其迂曰
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雅相厚善亦不戲
譚曰善戲譚兮不為譚兮非武公不能也其他
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
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曆
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
以風頽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延公臬
藍田王秦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

卒許先生為七言律吊之曰夫人高行冠鄉閭
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
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
爾少微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而一時士大
夫傳誦其詩咸歛歎息以為實錄云公生平
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
知讀書故于書無所不闕第不輕于著述興到
或構詩歌自詠間吮毫作水墨小畫殊有解衣
盤礴之意惟是素寡交遊故詩畫傳者甚少生
于正德己卯正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丙戌八月
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圃相繼襲祖職
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為真以敬謹
為偽以稱惡為直以揚善為黨士風決裂莫可
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
余為前輩而樂與余為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
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願馬者士風其
庶幾有瘳乎

楊繼母傳

楊繼母姓龐氏吾會友楊孝廉重熙之繼母也重熙生七歲而失其母蕭九歲而失其父縣尹公矧然重熙得至有今日者龐氏以也故重熙每為余言及繼母龐氏事輒潸然泣肩交頤云龐氏適縣尹公僅僅浹歲以故子女無所出當縣尹公捐舍時龐氏撫棺且泣且誓曰傷哉天乎不亡人不難從夫于地下第有此孤在耳所不撫摩此孤而有異志者有如此棺于是茹荼孤闈幾三十年而以壽終終之後七年為萬曆

甲午重熙舉于鄉以孝廉聞嗚呼龐氏亦可以瞑目矣重熙之言曰熙不肖生而懼甚母保護之眡兄重光有加焉不肖年已壯不自知其非龐母出蓋龐母素未嘗以前子子不肖不肖又安所知以繼母母龐母也故至今鄉黨宗族稱慈繼母者必于龐母首僂指焉言已淚下不能已余聞之為之欷歔太息者累日重于人心世道有感云夫人性皆善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能彼世所稱繼母者豈盡皆蘆花輩哉柰世之人

但見一繼母不問賢不賢即曰某繼母某繼母云于是為繼母者苟非卓然特然亦未有不因人言而不以繼母兩字自橫于中者以此兩字橫于中則方寸有物所在成隙雖有生來愛子之真心久之浸假而化漸滅而歸于無有矣由是以觀世所稱繼母之不慈也豈盡天性然哉亦習俗之移之耳而其間卓然特然者豈遂乏人士君子闇于大較因噎懲羨槩謂天下無慈繼母吁亦冤矣余觀龐氏事竊恠世之繼母移于習俗者固多而又恠士君子槩以世之繼母為移于習俗也至使賢者無以自白不賢者遂得而甘心也其為人心世道關係不小于是作揚繼母傳以風之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公名泰字世隆別號誼菴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氏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

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
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
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
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殺他
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甲辰詔擢為御史吳
俗令行皆饋樓船公獨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
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反舟
既守御史彈射不避權貴褒揚不滲卑遠時威
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

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崩
首他官不辦也公為折之于是豪右斂跡聲震
京師巡居庸紫荆兩關軍民讐服嘗笞梨盜後
有首得遺驢者訊之乃前盜官梨者也巡鹽兩
淮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
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
人比及二年俱要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
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
兒女顏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亥陞鳳陽知府

未任丁外艱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守甲辰陞山西大同兵備副使公至鎮汰侵漁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襲邊千戶韋英誣民百人謀逆巡撫將坐實以聞公不可後百人竟得釋陞山西按察使晉獄無冤綱紀振肅有父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

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尋與太原知府尹珎以事相揭奏逮公錦衣獄無證佐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為強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艱然曰泰敢黨達以負國邪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

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僕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既而丁內艱未闋吏部辟為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已未詔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與完娶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叅奏李跪堂下乞受責以圖自新公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

股慄已乃譖公于時相時相于李有戚黨言官遂劾公擅打將官罷歸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或問公此出以何為先公曰請先誅劉瑾耳聞者咋舌時瑾正用事卿左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勒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潘鐸諸言官及靈寶許公進鈞陽馬公文升華容劉公大夏十數

人皆以薦公獲罪而許公進嘗語人曰吾遙望
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
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雷鳴訃聞

上賜祭葬先是禮部奏稱雍某才明剛斷操行
清介至老不渝當時以為確論公善事二親比
歿哀悼浮禮同學李介庵先生錦博學履道名
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
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李君歎
服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初第時

歸省鄰人遺以束薪固辭或詰之公曰昔伊尹
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如何方入仕籍而
先貪也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
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
豈可因此而急進賢之道王公退語藩臬諸大
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
致仕後居韋曲別墅日焚香危坐間出與田翁
野叟談稼穡及鬼神事經年不入城市當道諸
公求一見不可得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

曰其非幸無為其故屈法所著有司徒奏議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公無子故遺書多散逸不傳高陵呂涇野先生柎銘其墓鄭端簡公吾學編有傳馮從吾曰孔子于剛者歎其難見蓋歎真剛之難也公與介菴講明理學剛大之氣蓋從直養無害中得者彼剛復自用而自命曰剛是曩者夫子所謂棖也慾焉得剛者也視公霄壤矣

大叅李公

公名崙字世瞻別號靜菴臨潼人聞咸寧李介菴先生講理學遂師事之因僑居咸寧其作止語默壹稟於介菴成化己丑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時大饑公請賑役民鑿河渠民多所全活陞戶部主事歷郎中陞直隸廬州知府清慎自持鋤強抑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饑遍歷所屬加意安輯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廩賑濟全活者衆存留所屬起解馬疋令輪流解馬七戶資之民困始蘇戶口鹽鈔存

留稅糧令解價三之二給軍一充府庫軍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溺死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用淡薄一書案衣八年始易陞河南左叅政未幾丁外艱復補山東叅政又以内艱歸服闋貧不能治裝遂不出比卒幾無以為殮西安郡守馬公炳然捐俸命官營塋事夫人郝氏不能遣日撫按兩臺奏聞命所司月給米養終其身亦殊典云屯留名宦志稱公好學甘貧不事華飾賑蘇殍餓開鑿河渠民賴安養而廬陽志稱公為人縝密方正廉靜寡欲有古君子風祀廬州名宦何大復撰雍大紀馬谿田纂陝西通志載公行履尤詳今祀臨潼鄉賢祠論曰世之降也士通苞苴克囊橐自為得計即有清修之士或不茫其妻孥人且以迂腐誚之矣曰廉吏安可為也世道至此可勝浩歎如公一介不苟清節凜然當此狂瀾真稱砥柱嗚呼可以風矣

給諫張公

公名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王康僖

公講理學與馬谿田為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師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歛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公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克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為之一變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公感知遇益以諫諍為已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歿闕下先是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貴人銜之所以廷杖獨重竟至不起年僅五十一耳時禁方嚴吊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死而為之經紀其後事因哭之以詩曰七載夷方謫三年諫議班家聲續臺史封事動天顏吊客何人至秦川有襯還不才同逐放後歿淚潺湲

康僖公贊其像曰穎敏絕俗名高登第剴切過人職居要地不以一時之失竄炎荒而動心不以一時之得復青瑣而樂意利害滿前何敢趨避諫諍報上惟知奮勵其身雖死其烈則著百世之下必有指其事而歎之曰斯人也誠哉乎忠義之士

穆廟初奉

世宗遺詔贈公官錄其後贊曰孔子有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八年處困人易動心一旦賜環竟以諫歿所稱求仁得仁者非邪憂國如家視歿若飴龍逢氏之儔歟比干氏之儔歟

尚書劉公

公名儲秀字士奇別號西陂咸寧人舉弘治甲子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武廟末闈宦用事大獄屢起公不避權幸多所平反錄囚蜀中全活尤衆嘉靖癸未以文望分校禮闈所取多名士時同舍郎薛蕙張治道輩與公俱以詩名當時有西翰林之稱甲申出守

鎮江郡中大治戊子擢山西提學副使崇雅黜
浮士風丕變庚寅陞河南左叅政尋以前提學
時文移之誤罷歸丙申薦起湖廣叅政未幾遷
江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轉湖廣左庚子晉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鎮屢經虜變
邊事大壞公力為振刷辛丑虜酋西寇錦義東
犯開原公督率將士戮力破虜斬獲數多二次
奏捷

上降璽書褒嘉仍有白金文綺之賜特召入為
戶部右侍郎以公有破虜功且久諳邊事改兵
部丙午復改吏部丁未擢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督理西苑農事時陶仲文方幸

上至以三孤兼禮書蓋一時有八尚書而公于
仲文獨不為禮且題棗符于倉場門有六部七
尚書獨愧鵷班之列之句仲文過而銜之尋改
公兵部尚書二品例應䟽辭䟽中語及復套事
時嚴嵩方借復套謀陷夏言因與仲文交構
上前遂奉

旨為民角巾野服優游田里者十有一載卒年七十六公立朝居鄉毫無訾議止以見忤分宜無故削籍生前未得復冠帶而沒後又因無子不能請卹典卒使一代名臣齎志泉下豈不悲哉公所著有西陂集若干卷少師徐文貞公階為之序

蕭沈二先生傳

蕭先生余啓蒙師沈先生余受經師也蕭先生諱九卿字良輔別號後山長安人少為邑諸生

累試秋闈不售後棄去設科為童子師余九歲從先生學先生為人嚴整不輕言笑篤於倫理事父曲盡孝養尤善事兄長其兄貨殖建康夏月中暑歿于舟中先生號泣躬迎扶襯西歸貨資封識宛然悉歸嫂侄涉獵羣經尤長於易至綱目性理爛熟胸中至老猶手不釋卷生於弘治己未三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十一日享壽七十有四孫景德景才俱有守沈先生諱彖字司直西安前衛人讀書澧芭之濱學者

稱灃源先生自幼端方正直為郡庠生鍵戶誦
讀不妄交游席遇妓輒避之工舉子業每試冠
儕輩尤以德行屢見褒於學臺門下執經者甚
衆余年十四從先生受毛詩見先生座右大書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二語心竊識之知此可以知先生為人矣坐數
竒竟困於棘闈齋志而沒是在萬曆己卯十二
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乙酉正月十六日壽僅
五十有五先生有子士奎為長安邑諸生甘貧
苦節有父風馮從吾曰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
多誠哉是言也今世衰教微師道廢而不講久
矣世安得多善人哉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謹自
持以嚴毅教人即以余之不肖而不至大有暴
棄皆二先生力也撫今思昔可勝感慨因為傳
次以識泰山梁木之痛云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雋昂甲稱先曰余闕輔科不乏賢高陵
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鑠光前吁嗟呂康
位不滿德學士大夫歎息靡極物望屬公大拜
在即胡天不吊陽九數逼天不公壽人為公哀
余所哀者不在昂台維呂之學維康之才公也
兼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接光霽公曰小子
毋先文藝方今世風流波靡涕維余與汝交相

砥礪余謝不敏公曰勉諸聖賢學問不在玄虛躬行實踐竭盡無餘余聆公訓敢不拮据公雖云亡言猶在耳思公不置嗟余無倚斯文之危吾道之否心之悲矣曷維其已嗚呼夭壽理屬渺茫憇人弗永天道靡常輻軒晨發丹旒飛揚擣辭布奠寫我肝腸

祭許封翁文

德清敬菴先生尊人

達翁伯子我師督學關中兮首倡明夫理道嗟余渺渺以猥劣兮叨埏植于鴻造繫我師學有淵源兮惟庭訓之無違羗執牛耳于中原兮俾斯道之常輝揆元元而本本兮景我翁于有素祗北斗而忝山兮憾識荆以無路聞翁採芹于東菽兮紛燁燁其蜚聲柰數竒而屢躋兮竟敝徒乎榮名謝塵世之紛華兮乃潛神于聖學肯徜徉于茗雪兮信修姱而抱朴彼蒼夙鑒其室積兮縱濬發而流長爰篤生夫象賢兮翩鳳翥而龍驤膺南北之銓衡兮復剖符于劇郡繇文衡而京兆兮益潛心于學問以田舍為子舍兮

展戲綵于庭除胡我翁之不勲兮遽騎箕于太
虛惟有子為不死兮翁雖沒而猶在也我師孺
慕以終身兮悲風木而永慨也既逾耄而望臺
兮已考德而令終且霑恩于申錫兮肆昭假于
蒼穹將瞑目而游九原兮付乾坤于大運惟頌
尼山于啓聖兮夫孰不渾源于遺訓矧從吾等
夙奉教于我師兮誼同立雪之游楊倏聞哲人
之既萎兮我心盡然而悲傷寄哀悰于隻絮兮
瞻餘不而歌薤露冀靈爽其不昧兮洋洋乎未
假而來顧

祭西郭先生文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廿二日長安馮從吾自孟
村訪友歸過興善寺前見一瑩內樹有二碑其
一將仆余因下車省視之乃故太僕寺丞西郭
先生姚公墓也其碑乃故督學虎谷王公題其
碑陰王公仍書西涯李公贈詩一律余瞻其碑
讀其詩低回留之不能去越數日物色其曾孫
姚春姚冬輩因命工扶其碑而樹之碑既樹于

是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偕友人王境劉必達蕭
耀焚楮酌酒告于先生之墓曰惟公之沒百有
餘年跡公行事一代豪賢頃過蒿里低思惘然
虎谷題墓錦字如鮮顧瞻豐碑為扶其顛庶幾
夙夜永永不遷假令公在顛為執鞭尚饗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啓
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寔鴻
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

也遺余曹允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
庶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絕徵迹幸有先
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戶三年
忘其為獨寤寐宿也比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
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闔人辭之甚堅匪先生
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
先生把酒而談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
皆賴先生之教為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
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

期使使逆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之教不翅更訂頑爲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未及浹歲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真似浮漚訃音一至泣涕橫流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於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筭詎意握手之日即為永訣之秋也邪嗚呼先生筮

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更生既遷銓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適駿有聲此世所為先生榮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榮海內學士大夫方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愆先生之官未已也而又愆其年愆先生之年未已也而又愆其嗣此世所為先生悲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悲蓋余所為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侄又能世其家

馮少坡集 卷十一 祭文
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為先生悲者在
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
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
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
餘未繇奔奠徒切歎歔搦管歌歎痛不盡書先
生有靈或其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
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某某謹

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
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橫渠而橫
渠之學乃自晚年得之觀勇撤皋比一變至道
之贊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
即蚤悅孫吳晚逃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
非所謂老而志于道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
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稟賦原自
不凡迨宦遊歸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為
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丙申公約

不佞輩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間得
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教諸書見其
字字句句雌黃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蓋
耽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為疑
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
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
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
發一問端使人人有所憤悱雖講解發明時或
有所謙讓而聯屬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

以來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
佞輩方幸得公為依歸而公今遽然長逝矣嗚
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
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
筭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
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產業故晚年家益窘甚而
公毫不介意惟惓惓于問學當公病時猶勉強
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
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

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為歉而公亦自以為力不能赴會為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真所謂甘貧好學死而後已者哉公知學雖晚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雖忌者之搖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

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悔觀公之悔與幸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哉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為橫渠特人不自信耳嗚呼公往矣某等悵悵乎其無所依矣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為公三七之辰公具生芻聊以寫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哉尚饗

祭韓旻阜郡丞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亥朔越二

十二日戊申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通家治生
馮從吾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于

明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旻阜韓老公祖
之靈曰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頃公權
稅潼關瀕行辭余依依不忍別去居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公初司
李鳳翔也刑敷僑愛清凜楊知政聲藉甚闕輔
時余杜門謝客雖聞問未通乃私心時嚮往之
而公不以余為不肖先施手翰惓惓問學其於

善利舜蹠之辨尤元元本本不落言詮而余亦
妄以一得為復今往返書札尚箴箝中若公者
其以理學為政事者耶余方望公內召蘭臺代
狩西土以大展所學而竟以直道不偶量移西
安郡丞西安為余郡余庶得朝夕請益心竊自
幸而余以多病庄居非公事不至偃室公不以
我為簡而禮遇有加焉愧非滅明辱知子游可
不謂千載一時哉公職司撫民諸凡善政為秦
人士造福無量而公又以廉介見知于填撫中

丞特檄權闕人人方期公旦夕有特擢而公不待矣嗚呼痛哉公年不滿德位不配望人皆為公哀而公之尊人致位金紫公之兩弟聯翩鄉書而公之象賢又少年與偕計父子祖孫兄弟齊名競爽不翅三蘇且兩地甘棠並稱蔽芾公于人間世亦庶幾無遺恨者惟是秦人士失所天而海內失一正人君子不能不為梓里痛為世道痛耳抑余之痛更有進于此者方今遼事孔棘中外震驚以公之才望使得借觀察治兵于遼則出奇制勝一奴酋有不足平者而公今已矣寧不益重余杞人之憂哉且近世非學者多信學者少如公以鄰邦大夫執弟子于深山野人其冲襟遠韻今可數數見乎西蜀理學自南軒鶴山東窓後代不乏人余方幸公羽翼斯道自南軒而上接孔孟之傳而今若此此夫子所以有喪予之悲也嗚呼余之痛公豈徒僅僅如世俗生死存亡之感也歟哉嗚呼錦江涸波玉壘摧峰萎矣哲人渺矣高蹤爰筆寫哀痛盡

填胸桐鄉尸祝如觀音容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兄文

維天啟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一日癸亥太僕寺少卿期服弟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于恩詔冠帶貢士伯兄斗翁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兄胡遽背棄弟而逝耶先是吾父之棄養也兄才十八歲弟才九歲未及五年而吾母亦棄養彼時弟嬰危病生死未卜安敢望其成立而

兄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故弟之得有今日者皆兄之以也弟即有胸無心寧不知感頃弟仗庇叨賜環之命而兄亦欲就選銓曹方欲偕兄北上而不意兄一疾至此嗚呼痛哉兄壽踰古稀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學則兄亦可以無憾惟是從吾以六七十年相與之兄弟而一旦有生死之別鵲鳩增痛手足傷懷有不能為情之甚耳嗚呼痛哉居諸易駛倏忽三七聊具薄奠少盡

馮少坡集 卷一 祭文
哀思惟兄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遊成均馬崔同

切琢

馬谿田崔後渠

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

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

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

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畝畝富貴與功名視
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虛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
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
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
鄉譚道義緊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
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
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塵周訥溪歲寒節
彌堅不如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
彼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訥溪緒山時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
立時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蹶

少知集
卷十七
詩
三
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如何此外覓空玄請看魚躍
鳶飛趣多少真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為真納交要譽
中何用收斂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
斲輪意甘苦疾徐柰若何

輕言能悟即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吾伊
渾不寐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
為賦十二絕

春風沂水兩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
閑玩適歸來歌詠不勝情

鼓瑟吾門樂有餘強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
勲華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幾日清閑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童冠

空歸去贏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
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躑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
前賢意晋室清談又足悲

富貴功名自有時人生何苦日攢眉不如曾點
風雩樂省得經營也是奇

服成麗景莫春天童冠風雩亦洒然此日詠歌
無足異簞瓢不改始為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堪憂徒自憐俗學不知
吾性樂去過自己覓顏淵

吾儒真樂自天然何必求仙又學禪沂水風雩
多少趣孔顏樣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疏水樂悠然狂夫但得
夢兒意解脫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為技求不技不求
隨處樂春風沂水自優游

鳶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

稍物任他行樂亦為偏

勉學

寥寥聖學幾多時
春色今看上柳枝
世路險夷渾是夢
人情反覆揔成癡
晞賢晞聖千年事
不欲不為一念知
莫把歲華容易過
關閩濂洛是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
此際真為不易尋
若向靜中參得透
那知往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
一念獨知夜未央
悟到庖羲未畫處
天根月窟任徜徉

答友人問坐馳

方寸茫茫易外馳
外馳不識欲何之
能于之處常防檢
便是主翁在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
外馳知得是誰知
能知即是能收處
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割烹章

人生取與要分明
少不分明百事傾
一介莫言

步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不是聖賢
局面小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假非一介
嚴辭受千載誰為辨割烹

千載誰為辨割烹當年心事鬼神驚吾儕有志
希賢聖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
赴學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泌水洋洋足樂饑旨矣詩人
非漫我病夫今日益相宜

藥物頻為供塵情揔不知閉關垂十載如在羲
皇時

偶書

謁來學問尚繁文千古真傳豈易聞試問此心
空洞否池蓮窻草正芳芬

謁來學問尚玄虛千古真傳妄掃除試問此身
實踐否天心月到水成渠

卷十七 詩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劉
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叅張去
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
至三百餘衆

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閑雲時去住野鳥自
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
道重千秋

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
原有辨觀聞起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
曲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
今開

讀數仞章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百官宗廟亦雄拔祇因接引
無同志遂令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
求師友携手同登天上来
數仞宮墻門自開人人皆可任徘徊祇因自己
甘封閉遂令堦前長綠苔

馮少知集 卷二 詩 十九
遂令堦前長綠苔一朝剪却即蓬萊升堂入室
誰無分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勗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
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
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
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絕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

客氣何所不至

平居此心敬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
可憐其禍將長

道理平常者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為迂
將來決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
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
發不中節柰何

禪學空談性命面，
辟求之渺茫不知性命實理。
只在日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
便是離中求之渺茫。
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
一念為難，喜怒哀樂中節。
才得身世平寬。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
真傳靜中看此氣象。
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
必須戒慎恐懼，
才得魚躍鸞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
余辭去賦此志喜。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
幸有先人業，耕耘度
歲年。

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
此外無餘事，逍遙到
百年。

寄懷鄒南臯先生

憶昔嬰鱗出帝畿，志完聲價古今稀。
千年絕學

君能繼一點真心我不違
苑李有情開絳帳
乾坤無事掩柴扉
何時負笈來相訪
五老峰頭爛醉歸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無

太華峰頭好振衣
雨晴百卉競芳菲
孔顏博約傳心訣
堯舜危微洩性機
玄鶴遠從天外至
白雲時傍洞中飛
功夫湏到真源處
才得吟風弄月歸

馮少墟集卷十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奏疏

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主聖臣直聖有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主相成聖直交感之會蓋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蚤抱竒瑰穎出西土起家己丑進士儲秀館閣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輒毅然聯
疏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
骨鯁若壬辰春正一疏直氣凌霄謹言犯
闕危觸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為之吐舌咸頌

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於此賦歸以來
瀟然四壁脫屣九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屏跡閉閣足不履寢闕於是過
轍者必式門間觀風者競表宅里縉紳惻
井滌中外望巖起兩臺使車游舉遺佚嗟
嗟不拜賜環焉望前席碩人考槃誰何補
闕在易否泰剝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主元默功至銳意維新隱時艱而求舊人

召賈傳於宣室起唐介於喬土茲草莽病臣
所為慨而日仰天竊祝焉者或者乃謂信
而後諫訓在語中柱史跡未煖而驟危言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
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蚺鼉以數
月不言見幾子與氏奚必信近聞勳戚上
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
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

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為柱史祝尚自
慎理藥物恭候

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用而切得俞方
來有侍慎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復日江關倦客周宇子
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題為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叅論兩京中卷一
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私非真為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參論饒伸之疏而諂諛

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

朝臣鄰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詫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為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癥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不知妄逞胸臆以蟻污大典適益重其叅伸之罪耳至於叅論王教又揣摩

上意為之不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者意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

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惑不然何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

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嘒嘒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言中於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五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暴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

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巽端也且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

汝寧因王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下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萬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為中外多事

朝政當修懇乞

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藉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
諫連篇累牘庶幾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為執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為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

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
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
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
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叛盟天變人
妖疊出逖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
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
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

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
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况今當朝覲
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
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
曰

皇上困於麴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頒

勅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觀期時從吾濫竽西臺已六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

主上幸見納竊以為

聖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膽之旨于是此疏于

正月十三日上席藁待罪者旬日而未報

迨廿九日聞

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洶洶

不知為誰蓋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養

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曷忽有

旨傳免矣當辰已嘗聞

上命一內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臯見而異之會是日為

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

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中外人始知為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此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少逆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競勸至仁

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呼際

聖明之主而不効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自為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錄而笥存之

請告疏

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內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

國恩奈夙病劇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蹇拙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絕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于異
日而會有宣大之

命臣以為馳驅疆場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免
強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尚時庶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
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
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
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
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場則溝壑徒委
補報未由是忍于負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
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顛
隳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為申飭放關引鹽以絕弊源事照得山東各商引鹽自海下場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關方得運往它處斯咽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詢之先年放關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沒課銀並不運至洛口卸園候掣運司懼悞掣期只得捏報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積引日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壞誠可痛恨已經前院徐洞徹弊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關革除積蠹所行極其詳悉深得拔本塞源之道本院奉命接差以來訪得該縣練達精明實心為國清查克殫辛勤放關不避嫌怨殊沾沾為鹽政委托得人喜第恐該縣以為新舊交接事體更易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弊復熾何擬合再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內事理

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間隔遲滯如有違例大包并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目解院大包私鹽入官外仍將奸商舡戶照例重究招解以憑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開獎竇如果鹽法肅清積弊盡釐本院定以賢能優敘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為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
 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
 遇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
 卽揚言搜剔由已甚至有私帶家人充覓船夫
 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
 賞且捏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
 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
 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為此牌發該道仰司呈堂照牌事理
 卽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

臨一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
 官司卽便據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
 風力優處如視為常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
 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叅究各具遵行過
 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為稽察承差奸弊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
 差奉法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
 不知耳未有明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

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
隱忍不言甚非本院革弊初意為此仰縣官吏
照牌事理卽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按撫兩院
會稿公務果于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回轉
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役如有別項需
索情弊該縣仍密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
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遲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為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案查止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銷
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
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 欽例各將誰

誘撥厥所由實係奸商覬踵夙弊故意耽延不
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據法本當叅提重
究但積弊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為此仰司
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關限月內呈掣聽
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關限十二月中呈掣如
再故違遲悞該司先將為首奸商鎖拏二三名

馮少坡集 卷之六 公移
同違玩吏書解院以憑重究發遣決不輕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為剔除奸蠹以肅鹽政事據邊商王承賜等連
名揭稟內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
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
濱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
驢馱車載堆垛園內舂築大包上船將殘引影
射指作官鹽瞞天之弊實為鹽政大蠹叩法嚴
行禁毀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沿

襲為奸壞之已極卽今虧損 國課壅滯積引
已經嚴行本官于蒲臺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
密以為弊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
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
拏以肅鹽政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便帶
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
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
弊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
詳奪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

以致各奸聞風脫網不便

公移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
向來沿襲為奸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革各商
尚爾怙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
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蒞任方新奮然
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弊可釐所有本院
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為此仰本官照牌事
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稿

大書告示張掛蒲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司
門首曉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掃它年故
習聿新今日良模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
致風雨損壞結狀呈報查考毋得違違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
決裂已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虛掣補關
而虛掣補關其病根多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
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

以乾沒主利卽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橐卽有一二不然亦以博舖牙之脅制為利幾何為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內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日日壅揆厥本原皆此輩為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弊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拏以憑究遣外為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弊果有此等夥計卽時分夥此等家人卽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旣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徘徊觀望故意延遲覬踵敝轍本院廉知其人定將本商盡法重處决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在平縣

為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觀風茲土查有該縣已故鄉宦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生平高節清風允足廉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查報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卽查本官曾經山東前按院鍾 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方置

有祭田若干畝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宦文集墓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為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式廬聞已物故深為世教民風痛悼為此仰州官吏照票事理卽動該州堪動官銀置扁一面上書理學名儒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本官銜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齋送伊子收領懸掛用昭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并取回帖具由繳查毋違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為清理鹽法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迄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藉棍商堅圖虛掣故意煽衆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卽查二十三年春關應掣商人某人某人春關除河南鹽二萬八千有零

呈掣外其應掣積引邊鹽六萬零其人曾運到
洛口鹽園鹽若干某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某
人通未領運若干同秋關應掣商人姓名逐一
清查真的備細造冊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
已曾運鹽到園者為奉法良商本院即行司紀
錄優獎如往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
運者即係無藉奸商定行重處俱毋違錯未便

又

為清理鹽法事據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
冊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
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內申良棟杜雲
鵬王克謙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九為奉法其
張納訓費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修業等五名
俱觀望全未領運即係把持煽眾棍徒俱應分
別懲勸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
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
迎出以示優獎其餘二十四名即行登簿紀錄
待鹽全完之日酌量查行仍將棍商張納訓等

五名嚴拏各正身卽時解院以憑重究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為尊高年以重名教事宜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卽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帖差人齎送本官以示優禮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內商大包夾帶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為解也至于州縣私販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說今止聞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借各州縣為解也至于圖賤接買充屬支吾果爾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新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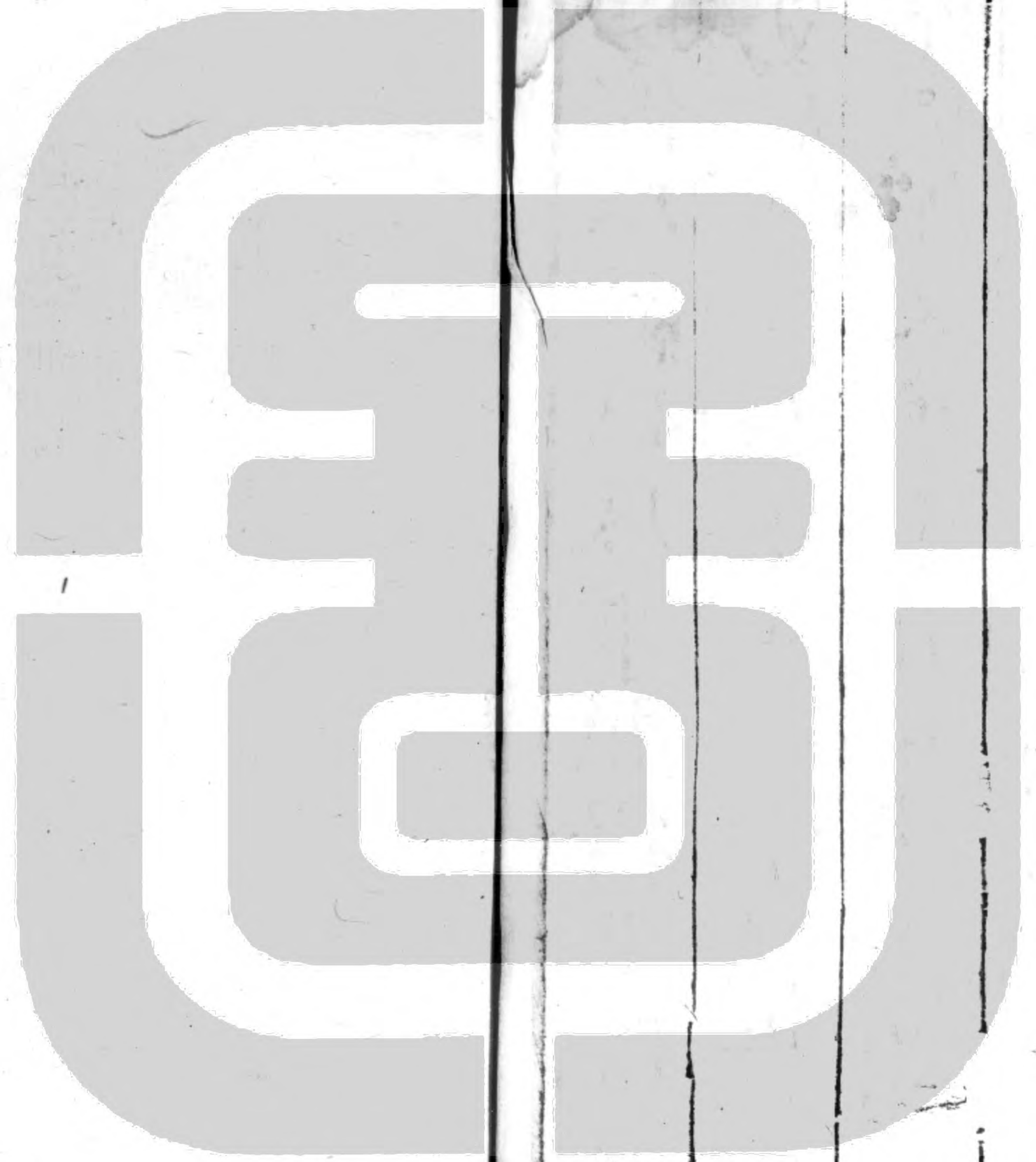
而舊者終無疏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
之為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
彼此耶設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往之舊引
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
邊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邊引亦
壅閉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拖
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拖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
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弊誠可為今日之斷案
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包不已勢必橫

行夾帶來帶不已勢必回頭影射愈寬愈肆長
此安窮究其本原皆此虛掣補關為之作俑耳
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灘無積水鹽花不生
則曰河水淺涸舟楫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循環
輪載則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通此或間亦有之
未必時時如此總之借口數款以圖虛掣不然
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
也任意補關豈不甚便誰肯甘心速運以就秤
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願當事者寬嚴何如耳該

司慎勿輕聽前言墮彼奸計可也大包之禁掣
鹽規制仰司卽便刊刻榜文樹立各場兩關榜
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
毋得展轉以覲虛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國
課下悞各商也據招嚇詐搶奪旣屬虛情路上
等本當初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發為首路
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
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為表隱德以勵世風事照得本院巡歷地方訪
得平原縣隱士石瓌年八十餘歲謝跡塵囂潛
心性命行誼久孚于月旦著作頗闡乎道真誠
盛世之逸民而理學之高士也合行優禮為此
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卽便轉行平原縣勅支堪
動官銀置扁一面大書理學高隱四字前列本
院銜名後書為隱士石瓌立再動銀三兩折羊
酒差人鼓樂齎送本氏宅上懸掛仍將動過銀
數行過日期繳查毋違



卷之二